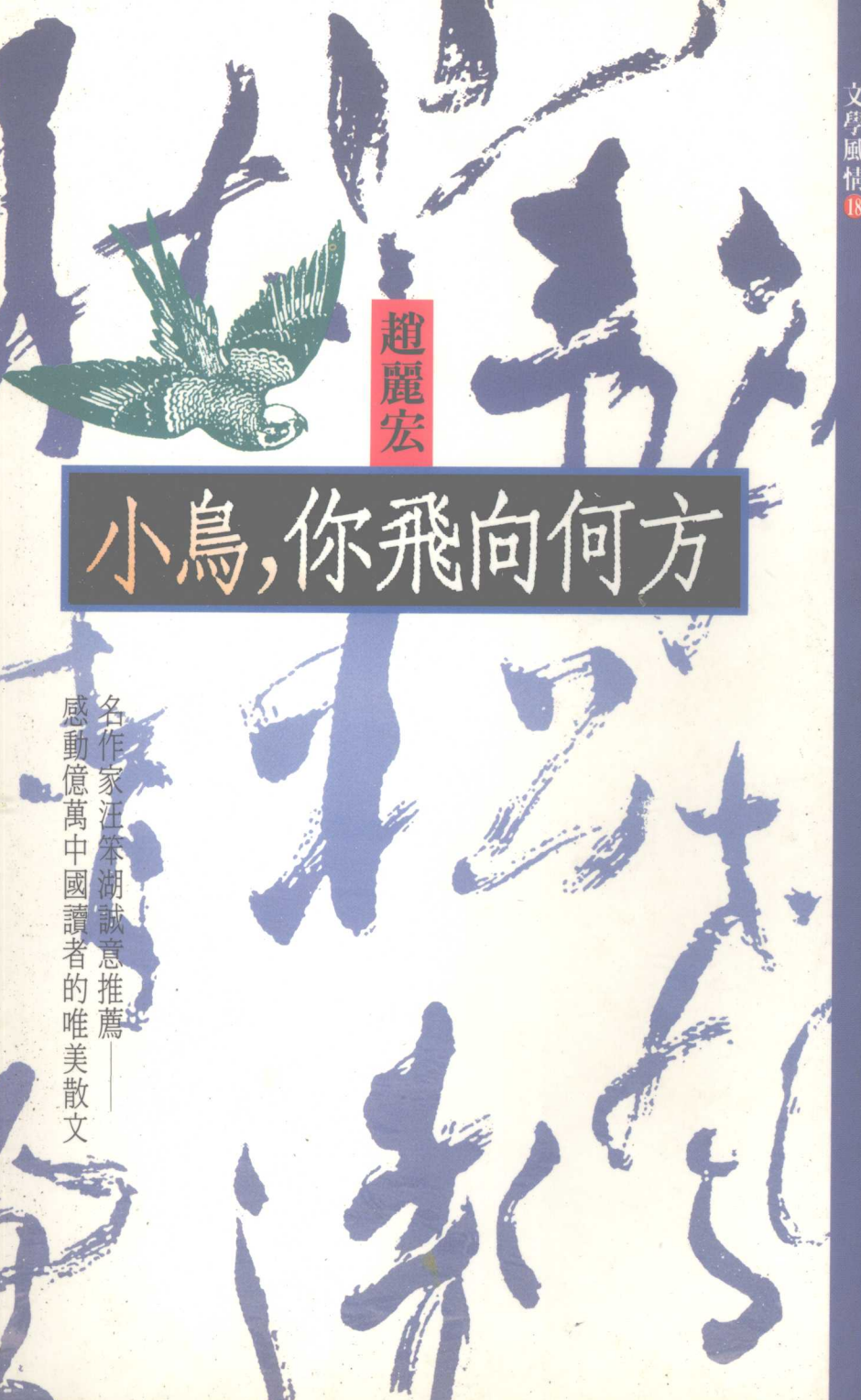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趙麗宏

小鳥，你飛向何方

名作家汪笨湖誠意推薦——
感動億萬中國讀者的唯美散文

小鳥， 你飛向何方

趙麗宏◎著



●著者

趙麗宏

小鳥，你飛向何方

●出版者

業強出版社

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63巷6號2樓

電話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二

傳真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三

郵撥：〇七四三八二一九業強出版社

●發行人

陳春雄

●編輯

蔡美麗·詹美玲·趙霏

●美編

弓力威·易玲莉

●發行

聯合發行中心

台北市溫州街70號地下室

電話：(〇二)三六二七五〇

傳真：(〇二)三六二二八一

台中分公司

台中市大連北街115號

電話：(〇四)二九五五七八七

傳真：(〇四)二九三二四九九

華森電腦打字股份有限公司

局版台業字第三二二〇號

●定價

新台幣二二〇元整

一九九一年一月初版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缺頁，請寄回更換

代序

隨想偶錄

人無魂，行屍走肉也；文無魂，廢語偽辭也。

散文的靈魂是什麼？是情感，是真情實感。言不由衷不會有感染力，也不會有生命力。虛偽的人寫不出好散文，寡情的人也寫不出好散文。

傾吐真情，就要大膽地展示靈魂的色彩，就要誠實地傾吐心裡的声音。真情的流露，即便輕幽微弱，也會傳得很遠，並且能傳進知音者的心靈。當你躲躲閃閃，吞吞吐吐，藏頭露尾，讀者便會離棄你，離得遠遠的。假的聲音，就是響得像炸雷，也不會在人羣中激起回響。

人世間有許多框框套套，有形的，無形的，不知不覺便落到了套子之中。寫文章大概也是這樣，白紙一張，本可以由你無拘無束去寫去創造，去馳騁你的想像和才華。可

寫起來卻不免磕磕碰碰，很不自由，不知不覺便陷在了套子裡。有些套子是現成的，倘若陷在其中又無法識破，無法掙脫，你便只能是井底之蛙，永遠到不了開闊寬廣的境界。有些套子是自己苦苦地編織起來的，就像吐絲的蠶兒，爲自己吐出一個與世隔絕的繭子……

有時候，覺得寫起來挺順手，熟門熟路，一件小事，幾點感想，湊湊便是一篇。回過頭來看看，才發現毫無新路數，只是在舊套套中打轉而已。寫得太圓熟不一定是好事情，圓熟的同時，說不定你正在爲自己織著繭子！常常有澀的感覺生出來，大概是長進的表現呢！

鄭板橋畫竹子有奇論：畫到生時是熟的。妙極！

沒有比「膚淺」這一類評語更令人沮喪了。人人都希望寫得深刻一些。何謂「深刻」？有警世的哲理才算深刻？有前無古人的發現才算深刻？我看未必。

文學家應當了解哲學，能精通更好，但不等於就成了哲學家。不要奢望自己能發現什麼全新的哲理。當你津津樂道在自己的發現和精闢中時，你往往只是在重複著別人的道理，所以無深刻可言。不必把深刻和哲理綁在一起。用自己的語言，寫活自己的感

受，寫得和別人不一樣——喜、怒、哀、樂、人生的點滴經驗、觀察自然的片斷閱歷，哪怕只是一幅淡淡的素描，一縷朦朧的感情，寫得真實，寫得生動，寫出自己的性格，那就可能是深刻的。沒有個性，便無權談什麼深刻。

「常恨言語淺，不如人意深」。確實常常有這種惱恨，感覺體會到了，卻不一定都能表達出來。如果試圖用一些議論來為自己壯威，以增加深度，結果往往適得其反。不如節省一些，留出一點空白來，讓讀者和你一起來填補它們。大概不會有人貶之為「膚淺」吧。

讀閒書時曾見到這樣一幕：

山珍海味，滿滿一桌，食客們開始還爭相品嚐，不久，紛紛停杯投箸，搖頭而去。何故？廚子只一技而無二法，雖百樣菜料，卻依法炮製，滋味如出一轍。

假如作文者也像那位廚子，事情就糟糕了，讀者們也會像那些食客一樣挑剔。千篇一律的東西，必然使人「倒胃口」。要不時變化自己，常常給人一點新鮮感。這種變化，絕不是追風趨時，趕時髦，趕浪頭，而是在開拓題材和表現手法上追求新意。就如

同一個人，常常變換一下裝束，能讓旁人覺著新鮮，然而身子還是那個身子，骨架還是那個骨架，靈魂還是那個靈魂。當然，身子骨架會由稚嫩而健壯，靈魂也會由柔弱而剛強。

一張表情呆板的面孔是不會使人愉悅。一個只會用一個調門唱歌的歌手最後總要被聽眾噓下臺去的。

一些令人尊敬的作家（中國有，外國也有），曾經斷然否定自己的過去，否定得乾二淨，彷彿一夜之間便脫胎換骨，成了另外一個新人。哪有這種事情呢！過去那些聲音，絕不會因為自己的否定，便永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。假如它們真誠優美，即便有些幼稚，讀者依然會常常吟誦它們的。最有權對作品作出評判的，絕不是作家自己，而是讀者，是歷史。

中國的散文有著最悠久、最深厚的歷史和傳統，先人的散文庫藏中有取之不竭的珍寶。我們甚至來不及瀏覽其中的一角。

如何繼承中國散文古老的傳統？是取其精髓，還是仿其皮毛？是傳其神韻，還是學其腔調，答案自然不言自明。表現中國人的傳統和氣質，不一定非要穿起長袍馬褂，更不必留起古人的長辮。只要骨子裡是中國人的精神，那麼，舊衣也罷，新裳也罷，中山裝也罷，西裝也罷，其他款式新穎的服飾也罷，都未嘗不可。

假如，只知道守著舊攤攤，不去開拓新路，不放眼向未來看，那就更可悲了。我們的老祖宗說不定會急得跳出大喝一聲：「呔，不思長進的孬種，往前走哇！」

目錄

隨想偶錄（代序）—— 3

第一輯：人間風景

小鳥，你飛向何方—— 2

仙女們—— 10

音樂會上，彩色的遐想—— 18

詩魂—— 25

路遇—— 35

哦，李太白—— 42

峽谷—— 48

鐘—— 55

小黑屋瑣記 — 59

第二輯：往事如夢

紡織娘 — 68

永遠的守燈人 — 77

獵鳥 — 87

遇鬼記 — 92

沅畔 — 99

第三輯：山水印象

海之歌 — 130

海邊的維納斯 — 137

山林曲 — 144

致大雁 — 149

第四輯：物語微思

鳥謎

155

旅伴

161

雁蕩抒情

171

生命草

184

敲門

189

寧靜

195

曠野的微光

200

物語微思（七章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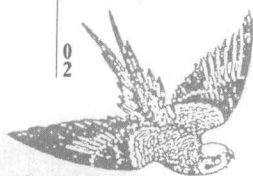
205

第一輯

人間風景



幽藍的天空，遼遠而又純淨——
——這是春天的晴空呵！一羣
又一羣鳥兒從遠方來了，牠們
歡叫著、抖動著翅膀，劃過透
明的青天，飛呵、飛呵、飛……



小鳥，你飛向何方

在黃昏的微光裡，

有那清晨的鳥兒來到了我的沈默的鳥巢裡。

我喜歡泰戈爾的詩。還在讀中學的時候，泰戈爾就把我迷住了，一本薄薄的《飛鳥集》，竟被我纖嫩的手指翻得稀爛。那些充滿著光彩和幻想的詩句，曾多少次撥動我少年的心弦……

《飛鳥集》破損了，我渴望再得到一本。然而，「文化革命」一開始，這個小小的願望，竟成了夢想。我的那本破爛的《飛鳥集》，也被人拿去投入街頭燒書的熊熊烈火中，暗紅色的灰燼在火光裡飛舞，飄飄灑灑，紛紛揚揚。我彷彿看見老態龍鍾的泰戈爾在火光裡站著，烈火燒紅了他的白髮，燒紅了他的銀鬚，也燒紅了他的樸素的白袍。他用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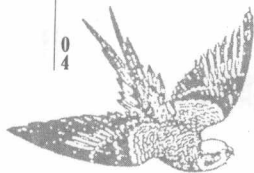


那冷峻而又安詳的目光注視著這一切，看著，看著，他的神色變了，似有幾許驚恐，幾許不安，也有幾許憤怒，幾許嘲諷……

我還是喜歡泰戈爾。在動亂的歲月裡，我默默地背誦著他的詩，以求得幾分心靈的安寧。「詩人的風，正出經海洋和森林，求它自己的歌聲」。我陶醉在他所描繪的大自然中了——那寧靜而又浮躁的海洋，那廣袤而又多變的天空，那溫暖而又清澈的湖泊，那蔥鬱而又古老的森林……

有一天，我忽然異想天開了：到舊書店去走走，看能不能找到幾本好書。結果，當然叫人失望。但，我發現，有時還會有幾本「罪當火燒」的書出現在書架上，或許，這是由於店員的粗心吧。於是，我抱著幾分僥倖，三天兩頭往舊書店跑。一個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又走進冷冷清清的舊書店。我的目光，久久地在一排排大紅的書脊中掃動，突然，我的眼睛發亮了：一條翠綠色的書脊，赫然躋身在一片紅色之間，呵，竟是《飛鳥集》！

該不會有另一種《飛鳥集》吧？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仔細一看，果真有泰戈爾的名字。隨即，我又緊張了，是的，這年頭，得而復失的太多了。擠壓著《飛鳥集》的一片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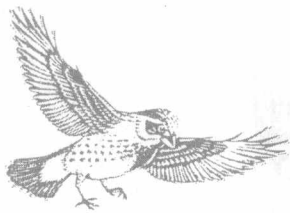
色，又使我想起街頭那一堆堆焚書的烈火，那漫天飛揚的紙灰……我趕緊向書架伸出手去。

幾乎是同時，旁邊也伸出一隻手來，兩隻手，都緊緊地捏住了《飛鳥集》。這是一隻瘦小白皙的手，一隻小姑娘的手。我轉過臉來，正迎上兩道清亮的目光——一個中學生模樣的小姑娘站在我身旁，抬起臉看著我，白圓的臉上，一雙清秀的眼睛眨巴眨巴地閃動著，像一潭清澈見底的泉水，微波起伏，平靜中略帶點驚訝。

我愣住了，手捏著書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還是她開了口：「你也要它嗎？那就給你吧。」聲音，清脆得像小鳥在唱歌。

我的腦海裡忽然旋起個念頭：在這樣的時候，她還會喜歡泰戈爾？莫非，她根本不知道這是怎樣一本書？於是，我輕輕問道：「你知道，這是誰的書？」

「誰的書！」小姑娘抬起頭來，頗有些驚奇地看著我，秀美的眼睛睜得滾圓，轉而，開心地笑起來，一邊笑，一邊做了個鬼臉：「這是一個老爺爺的書，一個滿臉白鬍子的印度老爺爺。我喜歡他。」說罷，用手做著捋鬍子的樣子，又格格地笑了。如同平靜的池塘裡投進了一顆石子，笑聲，在靜靜的店堂裡蕩漾……



啊，還真是個熟悉泰戈爾的！我多麼想和她談談泰戈爾，談談我所喜歡的那些作家，談談幾乎已被人們遺忘了的世界呵！然而，這樣的年頭，這樣的場合，這樣的談話肯定是不合時宜的，即便年輕，我還是懂得這一點。小姑娘見我呆呆地不吭聲，刷地一下把《飛鳥集》從書架上抽下來，塞到我手中：「給你吧，我家裡還藏著一本呢！」沒等我作出任何反應，她已經轉身去了。我只看見她的背影：一件淡紫色的襯衫，上面開滿了白色的小花；兩根垂到腰間的長辮，隨著她輕快的腳步擺動……

她走了，像一縷輕盈的風，像一陣清涼的雨，像一曲優美的歌……

夏天的飛鳥，飛到我窗前唱歌，又飛去了。

舊書店裡的那次邂逅，留給我的印象竟是那麼強烈。真的，生活中有些偶然發生的事情，有時會深深地刻進記憶中，永遠也忘記不了。我不知道那個小姑娘的名字，甚至沒有看仔細她的容貌，但她從此卻常常地闖到我的記憶中來了。當我看著那些在街頭吸煙，無聊，蹣跚的青年，心頭憂鬱發悶的時候，當我讀著那些大吹「知識越多越反



動」的奇文，兩眼茫然迷離的時候，她，就會悄悄地站到我的面前，眨著一對明亮的眼晴，莞爾一笑，把一本《飛鳥集》塞到我手中，然後，是那唱歌一般悅耳的聲音：「這是一個老爺爺的書，給你吧，我家裡還藏著一本呢！」……

她使我惶亂的思想得到一絲欣慰，她使我空虛的心靈得到幾分充實。她使我相信：並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忘記了世界，拋棄了前人創造的文化，拋棄了那些屬於全體人類的美的事物！

有時，我真想再見到這位小姑娘，可是，偌大個城市，哪裡找得到她呢？有時，我却又怕見到她，因為，在這些歲月裡，有多少純真的青年人變了，變得世故，變得粗俗，就像炎夏久旱之後的秧苗，失去了水靈靈的翠綠，萎縮了，枯黃了。我怕再見到她以後，便會永遠丟失那段美好的回憶。

一次，我在街上走著，迎面過來幾個時髦的姑娘，飄拂瀟灑的波浪長髮，色調濃豔的喇叭褲子，高跟鞋踏得篤篤作響，香味隨著輕風飄漾。她們指手畫腳大聲談笑著，毫無顧忌，似乎故意招搖過市，引得路人紛紛投去驚奇的目光，目光之中，不無鄙視。對那些衣著打扮，我倒並沒有反感，只是她們的神態……